

向昌德◎著

陈汉章 李宝臣 陈渠珍 杨永清 张玉琳
张中宁 颜 梧 李银贵 杨梦庵 蒋燮琴
石玉湘 朱学辉 张佛凡 陈 祥 陈祖民

湘西 风云五十年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风云五十年 / 向昌德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97 - 2866 - 6

I. ①湘… II. ①向… III. ①清剿 - 土匪 - 史料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①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928 号

湘西风云五十年

著 者 / 向昌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吴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项目统筹 / 吴 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7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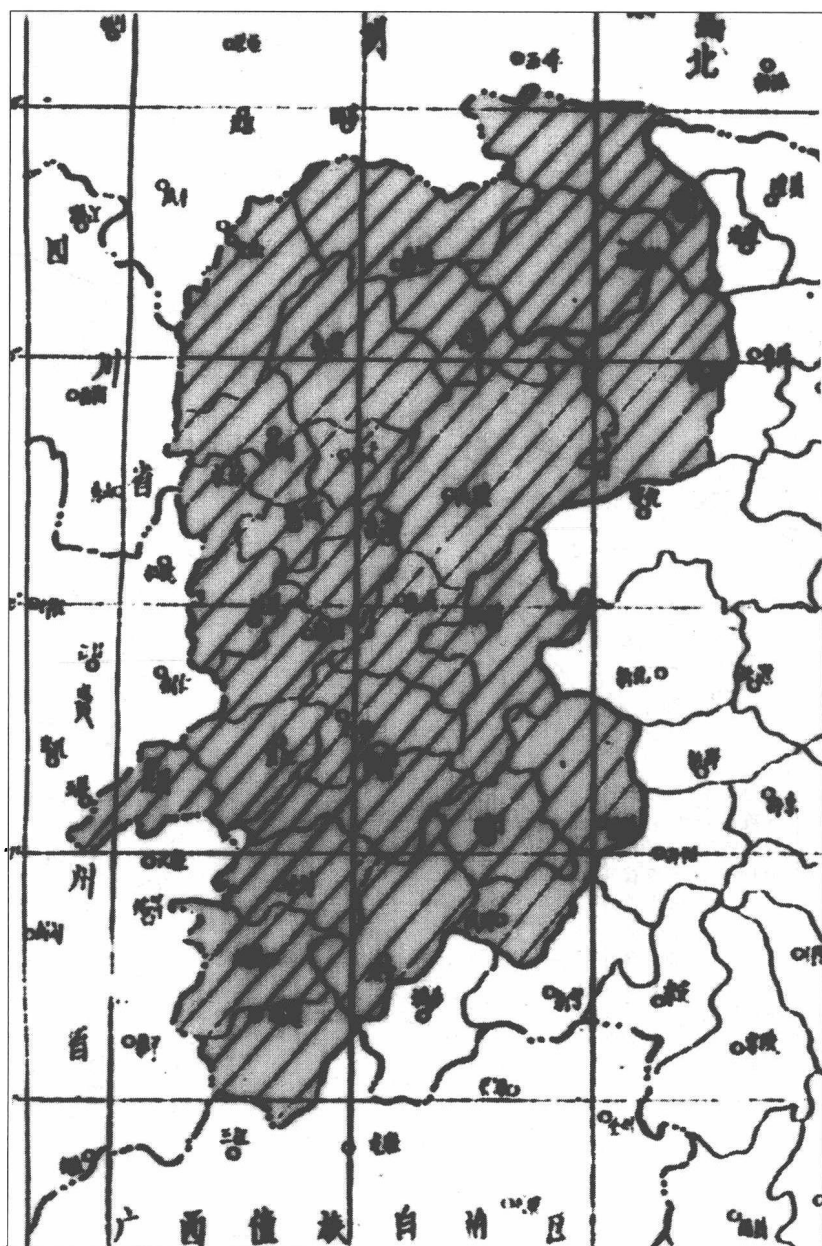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866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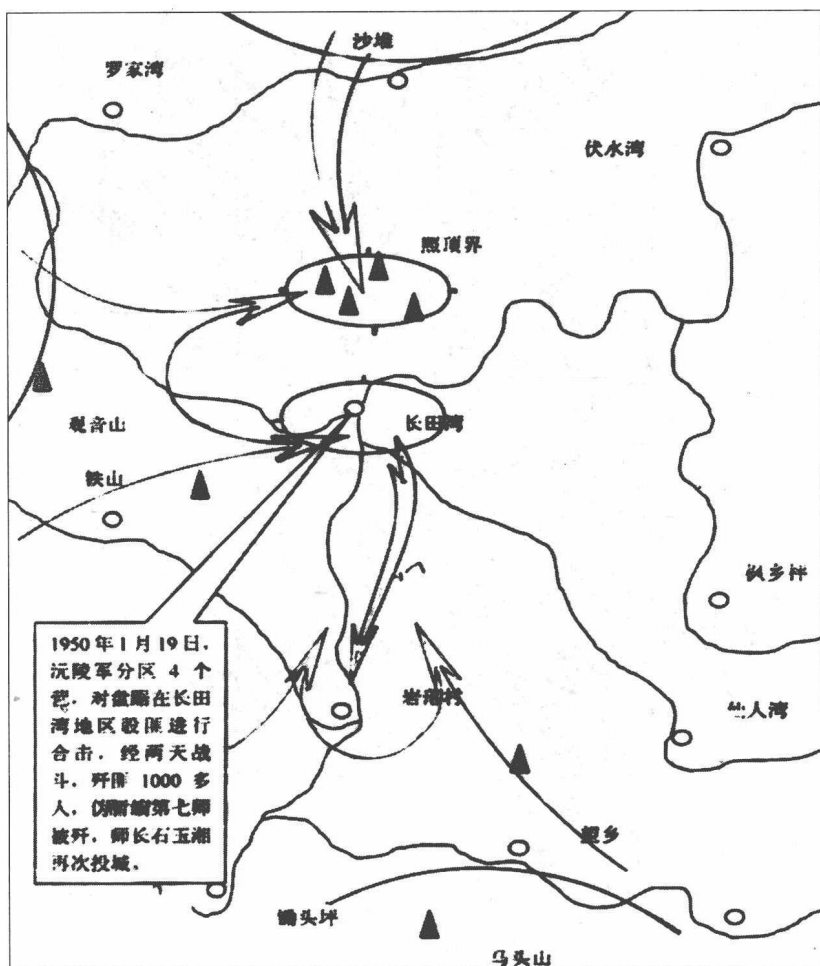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各路匪首盘踞示意图



长田湾剿匪战斗示意图

目 录

CONTENTS

一	洪江火并	1
	1. 崭露头角	1
	2. 洪江角逐	15
	3. 身遭暗算	25
二	白骨司令	37
	1. 杀叔起家	37
	2. 沅江喋血	44
	3. 包谷园的哭声	52
三	湘西称王	64
	1. 大难不死	64
	2. 湘西称王	69
	3. 鸦片之争	73
	4. “合纵”反王	77

四	复兴“楚汉宫”寨主	84
	1. 骄子骂驾	84
	2. 复兴“楚汉宫”	89
	3. 大慈寺“闹鬼”	96
	4. 临死不悟	104
五	沅江水贼	114
	1. 棺材匿枪	114
	2. 纵妻作恶	121
	3. 兔死狗烹	127
	4. 不可救药	132
六	辰州发难	135
	1. 盗窃枪支	135
	2. 制造事变	142
	3. 接受招安	145
	4. 为虎作伥	149
	5. 狗急跳墙	153
	6. 参加“第三势力”	158
	7. 遗恨绵绵	164
七	张中宁回湘扩军	168
	1. CC派分子“万言书”疾飞南京	168
	2. 临危受命，回湘西整军	172
	3. 师恩仇报	179
八	匪首改造记	183
	1. 特殊学校	183
	2. 风云突变	188

3. 宽大结合镇压	197
九 “华南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204
十 杨梦庵命丧湘黔苗区	221
1. 毛人凤点将授命	221
2. 网罗散匪游勇，拼凑反共势力	226
3. 不成功便成“仁”	233
十一 空投谋士	240
1. 畏罪潜逃	240
2. 香港受宠	243
3. 深夜空投	251
4. 阴谋失败	253
十二 最后一个匪首	258
1. 出身殷实家庭，父亲反军阀战死， 留下孤儿寡母，贺龙资助两千元大洋	258
2. 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 目睹了湘西男儿血洒焦土	261
3. 荐举三名青年去延安，蒋介石批示“查办”	263
4. 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向汪伪政权要员 周佛海写信求救	266
5. 退役回乡，无职无权，为“闹而升官”，制造湘西的 “三五”事变	270
6. 身临绝境，投靠了蒋介石，当了“反共”急先锋	274
7. 坚定“反共”立场，代理了军长职务，三战三败	277
8. 经受十年“战犯”改造和“文革”考验	280
后 记	286

一

洪江火并

古谣：湖南未乱，湘西先乱……

1. 崭露头角

他，来到人间，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把不幸的悲剧序幕拉开。

芷江县东乡庄上村，是个村子不大、名声不响、十户人家九家穷的地方。

大枫树下的茅棚屋里，传出婴儿坠地的哇哇哭声。

“好一个香炉钵（湘西方言，指男孩），可惜是姜手（无名指和食指粘连在一起，形如生姜），命途多舛。”

一个枯瘦如柴、中等个儿、脸呈青菜色的白发接生婆，喜中带忧，边说边从产房里走出来。

几年之后，接生婆讲的话灵验了。

姜手的父母亲染上疾病，相继去世。他变成了孤儿，右手持着破瓿，左手拿着打狗棍，行走乡里，当了叫花子。

人从虎豹丛中健，险恶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磨炼人。他成年后，长得牛高马大，手长脚粗，脑圆体胖，一副福相。他性格格外倔

犟，暴烈如火，活像雷公转世。

穷鸟入怀。姜手家三十华里远处，是辰溪县把卡坳，顾名思义，这是强人、恶人“坐坳”、“吊羊”、杀人越货之地。此坳山下是湘黔官道必经之地。山中一个大坪，可视三五里地远的动静。山上，白云深处，零零落落有十多户人家。风调雨顺时，自耕自给；天灾人祸时，下山“坐坳”、“吊羊”，维持生计。

天是屋，地是床。姜手东游西荡，来到了把卡坳，结识了一位伙计。此人叫“老白”，四十出头，光棍一个。老白爱讲“白话”，天上神仙事知一半，地下人间事全晓得。他还有一个特点，爱玩刀子，时不时参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真是鸬鹚碰上了黑老鸦，两人结成了一双黑朋友。

姜手说人穷是命，命里注定。老白说人穷是胆，胆小如鼠被猫吃，胆大包天猫怕鼠。老白讲起村子里“兄食妹足”的事情，和姜手争理。

哥哥米有余，妹妹米有借，名字取得并不符实，三天两日少吃少喝。两兄妹，人穷心善，男不抢，女不偷。老白邀他“坐坳”不去，老白发财了，送几吊钱、一两件衣服，米家都拒收。

一个秋后，米有借背上篓子上山拾野果，找野菌子。忽然，山上传来米有借喊的“救命——救命”声。米有余听见妹妹呼救，忙扛上一把挖山锄头向后山赶去。

米有余跑到那片板栗林时，见一群豺狼在撕咬，妹妹的衣服、人血、肠子挂满刺蓬。米有余愤恨不已，打火镰点火，放火烧豺狼，自己也被烟熏晕过去。醒来后，在零星余火旁边，老白正在照顾他。

老白从灰中拣来烧熟和半熟的板栗，两人你一粒、我一粒，边吃边讲话。一阵风起，板栗味变成了肉香味。老白一看，米有余在啃骨头，原来是烧熟的骨头上的肉香味。“米伙计，你吃的骨头肉是哪里来的？”

这个提醒，让米有余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大哭大叫，向山顶跑去，边跑边喊“米有借，我的胞妹”。

了解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老白愧疚，知道不该多嘴，更愧疚让米

有余跑了。后来米有余癫了，死在山上，被豺狼分吃，和妹妹一起葬身于野兽腹中。

穷者，是富人花天酒地的下酒菜，也是豺狼虎豹的腹中餐。

中秋节，天上明月高照，人们煮酒相庆。突然，山边响起了抬枪和九牯牛炮（土枪土炮，用钢管或大枫树挖空做成的枪管，外加九个铁箍，内装火药、铁砂，杀伤力强）的响声。顿时，庄上村里人爹喊娘哭，鸡飞狗叫，几十个棒棒客来打劫了。

“杀呀！”“抢呀！”棒棒客脸上涂着锅底灰，扛着杆子，手持大刀冲进村来。“老白”也在其中，牵水牛，杀肥猪，进屋找细软。

姜手吃了豹子胆，没有逃跑。他赤着一双脚，披着一件破衣，鼻孔里吊着两道黄鼻涕，跟在棒棒客后面。他看到棒棒客奸淫抢劫，顿时着了迷。

从此，他开始仰慕棒棒客，学着棒棒客的装束。上身穿着对襟衣，十二颗龙头布扣把胖乎乎的身子箍得紧紧的；下身穿着宽裆裤，裤裆宽得可以容纳两个人的屁股。脑壳上缠着丈把长的青丝帕，腰间扎着印花布大腰巾，袖子高挽露出木槌粗的毛手臂，绑腿紧扎，两把精制的牛骨头龙头小宝（匕首）插在绑腿布中。

他一身牛劲，不曾拜师父却武艺高强无比。他能把壮汉顶到墙上“飞蛾趴壁”，也可以把后生甩个“狗啃骨头”。他的枪法，更是了不得，百步穿杨。一天晚上，姜手正和村里几个青年人划拳行乐。忽然，猪栏里的猪尖叫起来，有人在喊：“老虫（老虎）进村咬猪啰！”老虎进村来了，喝酒的几个青年吓得手中酒杯掉到地上，急忙往屋内钻。姜手却格外镇静，把酒喝完，走出房子去看个究竟。那只老虎因咬不到猪，仍蹲在一棵树下张口怒啸，两只茶杯大小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凶狠的蓝光。

“拿鸟枪来。”姜手神色自若地说。

姜手接过一支鸟枪，拍拍枪管，又拉开机头，装上火子，只听见“轰”的一声，那只老虎啸叫一声，一个纵步跳了过来，吓得躲在房子里的那些人直往被窝里钻。

“老虫被打死了！”姜手喊了几遍后，人们才敢开门出来。在松

枝火把的照明下，一只金黄色毛的老虫口吐鲜血，死在地上。

人们惊奇不已，其中一个老者拍着姜手的肩膀说：“真是好样的，一枪打死一个老虫。我给你取一个名字吧，叫岳棍子，怎么样？”

“岳——棍——子！”众人齐声称呼。姜手扬扬得意。

姜手之所以喜欢“岳棍子”这个名字，还得从他羡慕的棒棒客谈起。

“棒棒”在当地是指人，指杀人越货的强盗，贼古子的鼻祖爷就是棒棒客。

清朝中期，湘西许多农民迫于生活饥寒，常常三五结伙，躲在山隘、路口，抢劫行人财物。他们的武器很简陋，一般多是杂木棒或杂木棒做成的梭镖、大刀。于是，人们就把他们喊做“棒棒客”或者“棍子”。

民国初年，岳棍子显山露水的机会来了。东乡举办乡丁民勇武术和射击比赛。

泸州街上，人声鼎沸；校场坪里，万头攒动，热闹空前。

近两千名乡丁民勇参加比赛，个个摩拳擦掌，逞雄施威，争夺第一把交椅。

岳棍子出场了。他的敌手和他一般高，一般壮，一般年轻。谁能夺魁，拭目以待。

两人向围观的捧场观众拱手行礼，随即龙争虎斗起来。岳棍子先是一个泰山压顶，又是一个古树盘根，左手一个毒蟒出洞，右脚一拐顺手牵羊，一招接一招，招招主动，把敌手逼得个手忙脚乱，气喘吁吁。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去吧！”岳棍子大喊一声，把敌手甩出两丈远，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接着是喂子枪射击比赛，而且是打活动靶，跑步打磨心。

石磨中心嵌着一块小木板，被人从高坡推下来。磨子越滚越快，所到之处，树折沙飞，飞尘滚滚。

岳棍子猫着腰，不慌不忙地从侧面跑步上去，和石磨成水平线。“砰”喂子枪子弹击中磨心木板。一连三次，都命中，三个枪眼成品

字儿排列。

“神枪手！神枪手！”众人一边喝彩，一边把岳棍子抬起来，抛向天空。

热了一阵，岳棍子又被冷落下来，日乞廛肆，夜宿茅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闯吧，闯个出人头地！”他想凭自己一身武艺混出个名堂。

岩鹰嘴不狠，吃不到窝里鸡。

他把一生命运的转折，押在本村一户财主身上。

离岳棍子家不远便是财主秃脑壳的家。

秃脑壳因头发掉光而得名。他家拥有良田千亩，财产丰厚，有十万块光洋上下，请了七个家丁护院。

仲春的一个夜晚，刺骨的寒风刮得天昏地暗。岳棍子邀约的十多个棒棒客，翻墙摸进了秃脑壳的大院。秃脑壳从被窝里被拉出来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岳棍子把马叶子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要枪要钱，不要性命！快点交出来。”

秃脑壳乖乖交出了七支喂子枪，三千块光洋，保住一条性命。

岳棍子看着手里乌黑发亮的枪，看着桌子上亮闪闪的光洋，发愣地笑了。“手中有‘家伙’，就有了本钱。”第二天，他就开始招兵买马，正式树起了“杆子”（指有了土匪队伍）。

兔子吃了窝边草，此事震动了泸州，所有的财主都如炸雷轰顶，惊慌失措。

被吓得屁滚尿流的财主中，首推陈月庭。他是芷江县头号大财主。

陈月庭人矮体瘦，鬓秃脸削，一双刁眼，与额中的三字皱纹连成了一个三角形。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此一个丑陋的人，确有一种算计如神的发家致富本领。

在“朝打城门，夜攻堡子”，棒棒客肆无忌惮的情况下，他看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万般皆下品，唯有‘吃粮好’”，于是，他告别了亲人，到贵州“吃粮”（指当兵），几年光景，爬到了连长位置。连盗带骗，他搞到十支喂子枪，便回家创业来了。

他一回到沅阳老家，就和几个堂兄堂弟联合，长途贩运“鸦片烟”，远走云贵，近下河伏，没有几年工夫，便做发了。他开始广置田地，以商促农，又以农保商，很快就发展为东乡第一大殷实户。

家产变富有后，他购买的喂子枪有用场了。他选了十几个彪形大汉，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个个成为体能敌十人、枪法百发百中的强汉，并由他们来护院保家。因此，周围百十里远近的棒棒客，视陈家为雷池，不敢越近半步。

但自从岳棍子不顾族规家法制约，端了秃脑壳的窝后，陈月庭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担心重蹈秃脑壳的覆辙。

突然，家兵来报：“苕源村赛神仙陈方甲来访。”

这真如大旱之望云霓，婴儿之望慈母，陈月庭喜出望外，连声说：“请，快请进屋。”

原来，陈方甲非等闲之辈，他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文能写诗填词，武能带兵打仗。而且他懂权术谋略，是江湖神算，在这一带妇孺皆知。

相传村里有个叫彭矮子的人，人穷志不短，总盼有个好命运，出人头地，便请陈方甲算命揣相。陈方甲问了年庚，又相了手，便直言不讳地说：“彭老兄，你头带三煞，上煞父母，下煞儿女，中煞自己，有灭顶之灾。”

“屁话。”彭矮子不相信，气愤而去。

灭顶之灾终于来临。彭矮子在屋背后插红薯，忽闻家里妻子“救命”的呼声。他放下红薯苗往家里跑，见大门关着，喊了几声，没有人应，即翻墙入室，见妻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抱头大哭。彭矮子急问缘由，妻子说是村里的老少爷强奸了她。

老少爷原名陈祖虞，就是陈方甲的父亲，自仗家富人强，是横行乡里的一个骚黄牯。

彭矮子因斗不过他，只好忍气吞声，大事化小算了。

然而，老少爷得寸进尺，没隔几天又来了。彭矮子便心生一计，等老少爷兽性大发后就将他脱在凳子上的衣服偷偷拿走，然后提着铜锣一阵猛敲，大叫“捉奸”，村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看热闹。老少爷

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找衣服穿，却不见衣服了，心急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拿了一件衣服遮住下身就往家里跑，脸面丢光。

老少爷跑回家里，来不及穿上衣服，他老婆又两把鼻涕、三把眼泪地哭来碰死。村里人都围拢来看热闹。

老少爷泼了汤，出了丑，勃然大怒。他取出那支二十响驳壳枪，跑到彭矮子家里，首先朝彭矮子妻子开火，彭矮子的妻子应声倒下。老少爷又向其子女开枪，连杀八人。这时，有个男婴儿在地上哭。老少爷左手把婴儿抓在手里，使劲地往空中扔去，右手举枪，连开几枪，男婴中弹坠地死去。

彭矮子闻枪声往家里跑。老少爷躲在暗处，“砰”的一枪响，把彭矮子的脑壳打开了花，倒在房子门口。老少爷上前去，趁人痉挛抽搐、鲜血未冷之际，一脚踩在彭矮子尸体上，从自己腰间拔出一把锋利小宝，先用刀尖刺破衣裳，露出肉体，又用力直插，将小宝插进胸腔，一个大旋转，切开钵子大个血洞，左手五指抓住心脏，右手用刀割断血管，捣出心脏，用小宝划成几块，几口就吞了，满嘴是血。

从此，陈方甲神算出了名，人称“赛神仙”。老少爷残酷出了名，人称“阎王爷”。

陈方甲被请进中堂屋里就座，他看见陈月庭双眉紧锁，面带忧愁，知有为难之处，便安慰他说：“老兄，心宽出少年，人愁易老呀！”

“唉！”陈月庭长叹一声，欲言又止。

“天大的难事，在我赛神仙面前是小事一桩。”陈方甲伸起右手，大拇指卡着无名手指说。

“岳棍子不认人，混账！混账！”陈月庭哭丧着面孔说，“和他讲理，是锄头棍做吹火筒，不通；和他动武，要打烂我的坛坛罐罐，又不行。秃脑壳的昨天，也许会是我的明天、后天。”

“哦！你就为这个鸟事愁？没有愁的，老兄来个……”

“怎么个……”陈月庭迫不及待地追问。

“送他几条枪，几包光洋，叫他感恩怀德，今后听你的。哈哈……”陈方甲笑着说。

陈月庭缄口不语，心疼钱财。

陈方甲开导说：“钱是河里的水，有来有去。花点钱保平安，值得！”

陈月庭手摸短髭，精心盘算着，猛然醒悟地站起来说：“好计，就照你说的办。”

他写了个礼单，交给了管账的先生。

“请你代劳一趟！”陈月庭双手打拱，请求陈方甲。

在阵阵唢呐、锣鼓声中，一行人在陈方甲的带领下，抬着红绸子布扎着的枪，用大红纸包着的光洋和烟土，热热闹闹地向岳棍子家里走去。

岳棍子闭门家中坐，不想喜从天上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抢秃脑壳的家，枪杆子送上门来了。

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礼品，心里暗想，志不易求，事不避难，难关已破，得大显身手了。

没过几天，庄上村另一户武装财主陈渥，也带了二十多支枪来入伙。这样没过多久，岳棍子的队伍已达百余人。

有枪就是王。岳棍子虽自鸣得意，但名不正，言不顺。他便成立“芷江县义勇队”，自封队长。他又指名陈方甲、陈渥为副队长，陈月庭为军需官，势力很快地由沅阳扩展至花桥、铜湾、榆树湾、鸭嘴岩。他雄心勃勃，还准备向溆浦、辰溪、黔阳等县发展。

岳棍子枪多势众，便行起“霸王”事来。

这年秋天，湖南省军一个师在湘西某地发生内讧。邓师长兵败，带着数十名亲信随从，押着十几匹驮了细软的骡马，沿着沅江河岸大道，向省府长沙逃跑。

岳棍子的探子探到这个消息，马上禀报。见钱眼开的岳棍子，当然不肯放过这宗大买卖。

他急忙找来陈方甲商量，陈方甲举双手赞成一口“呷掉”。

邓师长一行数十人因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在铜湾街上歇息。忽然，周围山上响起了牛角号的“呜呜”声，接着是枪声和震天的喊声。

“缴枪不杀！”邓师长是惊弓之鸟，仓皇地向部下乱喊乱叫：“顶住，顶住！”但部队还来不及就位，子弹就似雨点般射来。邓师长正想卧倒，山边不远处抬枪“轰”的一声，几块铁片已深深地钻进胸膛。邓师长“哎哟”一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师长归天，群龙无首，几十个亲信随从停止了抵抗，举手投降。

岳棍子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不到半个时辰，就发了大财。共缴获山炮一门，长短枪八十多支，子弹万余发，光洋五千多块。他集合队伍，带着战利品，凯旋庄上的老巢。

事情也真是凑巧，岳棍子率部行至沅阳附近时，探子又来报：“北兵一个团从沅州败下来，因天近黄昏，扎营在学堂里。”

岳棍子一听，拍着毛乎乎的胸脯狂笑起来：“干叭妈的，这是天顺我也！”

“队长，兵分三路。”陈方甲献计道。

岳棍子随即下达命令：“陈方甲率山炮占领高地，准备炮轰；陈月庭率部切断北兵退路；陈渥率人马正面攻击。”

岳棍子令号兵吹起了进攻的牛角号。陈方甲用山炮轰击学堂，陈渥率人马直闯军营。北兵团猝不及防。一个营长跑步向何团长报告说：“我们被黔军、滇军包围了。”

何团长发抖地说：“打出白旗投降。”

这一仗比铜湾那仗打得还要漂亮，除缴获长、短枪支和弹药外，还得了五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德国造重机枪。岳棍子队伍成为湘西拥有第一流武器的地方武装。

“朝打邓师长，夜歼北兵团。”一天两打两胜，岳棍子自豪，众绿林羡慕。

盘踞石门一带的李宝臣带百余人枪来归顺；满棍子带着两百人枪前来入伙……人多枪多，岳棍子将队伍分为三个小队，由陈方甲、陈渥、李宝臣担任小队长。湘西出枭雄，省府大惊愕。

岳棍子大摆宴席，庆贺胜利。

席间，他手下有个叫彭十八和尚的营长，吃了几两米烧酒后，青着脸，歪着眼，主动请缨说：“打下辰州府，活捉石宝臣，我彭十八



和尚包了。”

岳棍子听了，十分高兴。他虽知彭十八和尚爱吹牛，但不妨一试。只因进攻辰州府，是迟早的事。

辰州府辖辰溪、沅陵、溆浦、泸溪四县，东接宝庆，西邻乾州，北靠常德，西近沅州。境内有“金山银山，吃不完的龙潭”，粮草丰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辰龙关；有“兽不敢临，鸟不飞渡”的清浪滩；有“高大冲霄汉”的雪峰天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进攻辰州府，也并非喝汤之易，拦路虎是辰溪县的地方武装，尤其是石宝臣、石乾臣兄弟的队伍。

石宝臣是辰溪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通兵法，擅骑射，使得哥萨克人一手好飞刀。其弟石乾臣，毕业于某炮兵军校，擅长炮战。兄弟俩掌握着训练有素的人枪八百，盘踞辰溪和溆浦县大江口一带，控制了沅江上游水道，以及中原地区通往西南诸省的重要通道——湘黔大道。

一把大刀，横向挡住岳棍子向北边发展的道路。

进攻辰州府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辰溪，石宝臣找来弟弟石乾臣商量。

石宝臣分析形势说：“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不要硬拼，只宜斗智。”

石乾臣补充一句：“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兄弟俩一拍即合。

于是，石乾臣带着二百多兄弟于正面迎战彭十八和尚，石宝臣则亲率三个主力连，偷偷埋伏在严家坊南边河岸的芦苇地，守株待兔。

战斗打响了，石乾臣的队伍边打边退，退至严家坊附近时，登上事先准备好的船只渡过了沅江。彭十八和尚求胜心切，不知有诈，下死命令：“追，穷追不放！”

没有渡船，彭十八和尚带头跳进刺骨的水里，向对岸泅渡。队伍在江面撒开几里路长。

躲在芦苇地的石宝臣暗暗高兴，立即命令擂鼓三通。

“冲呀！”伏兵齐出，已渡过江的石乾臣也率部杀了个回马枪。